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蜃樓外史 第十三回 誇大口引起風波 試真情直往巢穴

無心出話，惹是生非。有意憐才，聆音察理。

卻說沈張兩人別了劉老，帶著沈方、張武兩個童兒，騎馬登程，望京口進發，一路上感念劉老不已。在路饑餐渴飲，夜宿曉行，自不必說。

這日，行到昆陵相近地方，只見四面皆山，樹木叢雜，楚材道：「我們一路而來，看那些樹皮均已剝得乾乾淨淨，凡村莊上面，莫想尋得出一堆柴草，所有鄉間的人無不鳩形鵠面，以致逃荒的沿路不絕。自古道：『凶荒多盜』，此處山勢險惡，怕有歹人出沒。我們雖也不怕，不可不小心防備。」沈方道：「小的也是這般想的。但有兩位相公這般本領，就有盜賊，料亦無礙。就是小的同武兄弟兩個，仗著相公們教導的武藝，秘授的竹弩，並自己的膂力，即有三五十大漢，也還可以勉強抵擋。沒有強盜便罷，若有強盜前來，可知到太歲頭上來動土，自己反要遭瘟哩！」沈方正在誇口，忽背後有個頭小身材的人縱馬而來。將近身邊，突然回頭看著沈方冷笑一聲道：「好誇口！」說畢便將坐下馬加上一鞭，潑刺刺地往前去了。

楚材同文龍盡都聽見，一齊埋怨沈方道：「你這小廝，著實可惡！今番被你闖出禍來了。」沈方剛欲接言，張武早已笑道：「相公們何必多慮！依小的看來，這個人甚是瘦小，卻不像個歹人模樣，想是過路的。聽著他的言語，認作故意扯這架子說此空頭的話，故此冷笑。我們只要不管他歹人好人，大家都留點心就是了。況有相公們的法術，還去怕他則甚？」文龍道：「你們曉得些什麼？可知法術兩字，在萬不得已之時方可用之。否則，橫也用豎也用，竟把它當作玩意兒了，還成個法術麼？況天下之大，能都頗多，小小年紀怎好說這等滿話？我想那人這聲冷笑，一定起出干戈。抵擋三五十蠢漢也還容易，只怕遇著一兩個好漢就要發急了。以後你兩個說話之間，務要留神，不可這般造次。可知道江湖上的人都是有些手段，不是好惹的。」

張武、沈方聽了，方不開口，只得唯唯而應。又過得一個崗子，覺得地方寬闊，象是天生的一片戰場。正欲細細察看，忽然聽見一聲唿哨，「嗖」地一聲，斜刺裡一支響箭，直往楚材咽喉射來。楚材不慌不忙地將來的支箭一手綽住，折作兩段，擲在路旁說道：「我說的如何？果然強盜來了。但是我們的寶劍都在行李裡面，快些取出來應用。」兩個童兒剛要向行李中去取寶劍，早聽見那邊山崗下一棒鑼聲，飛出一隊強盜來。約有一百餘名，均是彪形虎背的大漢，手中卻都拿著器械，腰間飛魚袋插著弓箭。為首的七八個人騎著高頭駿馬，潑風也似地趕來，口中一齊大喊：「快快留下買路錢來，放你們過去，若有半個不字，管教你們死在臨頭。」

此時楚材、文龍兩個也不及取劍，方欲赤手空拳上前迎敵，沈方已把竹弩在袖中裝好，看看臨近，即忙把手一覆，身體一躬，一支竹弩直向強盜隊中飛去。那當頭的一個見了，即忙把手中的鐵棍向下一撥，一支竹弩已落在草地之中。接著張武也是兩支連弩左右發出，向這當先的兩個強盜咽喉直鑽過去。那左邊的忙把身軀一扭，這弩便從耳根邊擦過，單把後面的強徒射倒了一個。右邊的那個見竹弩飛來，要躲也來不及，只得把口一張，可將竹弩咬個正著，險些兒鑽入喉嚨中去，都嚇出一身大汗。說時遲，來時快，那兩匹馬已直躡地飛近文龍身邊，也不待馬頭相接，已見兩條鐵棍齊齊地向文龍當頭擊下。若是別個，不被他打作肉餅，也要跌下馬來。幸是文龍遇著，這叫做忙者不會，會者不忙，把氣向上一提，將兩條臂膊盡力一架，可煞作怪，兩條雖是精鐵打成的棍子，經這一架，已一齊折作兩段。兩個強徒便各拿斷棍，向著文龍亂打。後面的強徒一齊圍裹上來，把他主僕四人圍在中間，各大刀闊斧，風一般地亂砍。楚材、文龍本欲用法制他們的死命，因一則見他們個個身強力壯，相貌魁梧。俗話說的：好漢識好漢，又惺惺惜惺惺。若能勸他們歸了正道，便都是有用之材；二則藝高人膽大，曉得自己的本領抵擋得住，有意要同他們玩玩，試試眾強盜的本事。故兩個人捉個空隙，乘便各搶腰刀一把在手，架開刀斧，擋開棍棒，卻敵個正住。只苦了兩個童兒沒有傢伙，全憑著身體伶俐，兩對空拳招架，總覺有些抵敵不住。沈方萬分著急，只恨兩個相公均不肯施展法術，只與他們力鬥。張武心中也是這般想法。轉眼之間，看見兩擔行李本是丟在地下的，忽地被兩個強徒搶去，慌忙躡上一步，照著後面的那個強徒背上狠命地打了一拳，頓時那擔行李一齊跌倒在地。張武人急計生，也不顧去取那行李，就將那條挑行李的扁擔抽下，趕上前去。又將前面那個強徒一扁擔打倒。此時，沈方一見，心中快活非凡，暗想：「到底武兄弟有主意。」即忙搶上前去，也把扁擔取下，欲再把兩個跌倒的打時，已被別個嘍囉救去。

張武、沈方拿著兩條扁擔，就把來當作軍器一般的舞動起來，竟是如虎生翼，把那嘍囉們打得落花流水地逃去。只有七八個盜首厲害，不敢上去迎敵，卻也明知兩個相公足可以夠他們的受用。正在轉念之際，忽地聽見楚材所乘的那匹現月龍駒嘶嚶嚶吼叫一聲，那七八個強盜所騎的馬已把屎尿都嚇了出來，一齊掉轉頭，飛也似地望山崗左邊沒命地跑回。沈方一見，早已持了根扁擔，如飛地追趕上來。楚材、文龍要想喊住，已見他趕至一里之外，恐有疏失，只得命張武將行李看好，也一齊拍馬追上。趕過一重崗子，見有三個受傷的強人坐在那裡歇息，一個是被張武弩箭所傷，兩個是被張武扁擔所傷。忽見他四個追至，料難再逃性命，只得一齊跪下叩頭求饒。楚材把三個腰內搭膊解下，將兩手背剪綁住，喝令引了路，要殺至強人巢穴。三個強人不得不依，只好在前引道。楚材性急，早已把馬一夾，如飛地衝過一層崗子。眾盜一見，沒奈何只得回身再戰。怎當楚材神勇，不片刻之間，眾盜已紛紛落馬，都沒命的爬起，望林子中逃生而去。

正欲追進林子，只見文龍已帶著沈方並押了三個捉住的強徒，拍馬趕來，高叫道：「窮寇莫追，我們回去吧！況我們已把他三個捉住，他們若有義氣，一定前來搶劫，那時我們再擒幾個，看是怎樣？」楚材道：「有理。」遂將三個強人押至原地，張武、沈方仍將行李擔子挑起，一齊將三個強人押了，依舊趕路。其時已將黃昏時候，三個強徒暗暗叫苦，不得不跟著前進。行又半里，只見遠遠的火把透明，一隊人在那邊崗子上一齊下來，看看離得不過一里之遙，沈方、張武慌忙把行李歇下，依然把扁擔抽出，飛步迎上前去。

卻見來人約有八九個，都把兩手自己背剪著。有兩個像嘍囉模樣的人，雙手拿著七八個火把，在前面照著，匆匆趕向前來。楚材同文龍料是強人的苦肉計來騙他，各把方才所搶的刀執在手中，按刀而待。須臾，已見眾人走至跟前，大家跪下，在前的那一個朗朗聲音說道：「我們弟兄們原是良民，只為貪官酷吏逼迫至此，雖是綠林，那風高放火，月黑殺人的勾當從來不做，所殺的人不過和尚道士並賊狗等類，除此之外從沒輕殺過一個平民。我們兄弟八人都是義結金蘭，誓同生死，今日被爺們擒了三個，我弟兄們若是貪生怕死，要逃性命，方才早就逃遠了。為什麼還要戀戀在這裡呢？只因想著數年來弟兄的情分，一則心裡割捨不下，二則也對不過他三個，再四想來，除非懇求爺們，情願將各人所有金銀財貨一總送與爺們，贖他三人的性命。倘然爺們不愛金銀財寶，為義氣上饒了他三個，我們便改邪歸正，投服爺們手下，做個執鞭隨蹬的人。若有甚事用著我們，便赴湯蹈火，我們也是情願。若是一定不肯，我們均自己反剪在此，聽憑爺們一齊砍了，我們誓不皺眉。只求不要解官去受賊官的惡氣，就是死在好漢刀下，卻也不妨。」

楚材道：「我們的本心專以除暴安良，原不思將來解官。想你們自無王法，還講什麼義氣，就是我們也非走江湖的人，又為什麼義氣要放你們呢？但是你們既然以禮相求，倘然不將他三個釋放，只道我們竟無一點慈心。然就此釋放，則我們反有縱盜廢法之罪，又入了你們詭計之中。如今我倒有個道理在此，卻是兩全其美。」眾盜說道：「悉聽好漢吩咐，決不有違遵命，求即示知便了。」楚材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們且把他三人放了，以全你們的義氣。卻把你們幾個人來殺了，以正劫盜之罪。不知你們情願不情願？」那些強徒一齊將頭伸直道：「我們情願，即請好漢們施行便了。」楚材聽地一聲已把腰刀舉起，將為首的一個按住照准頸頭中就砍。豈知那盜競是神色不變，延頸以待。正是：

鋼刀雖快何須怕，義氣深時卻不妨。

楚材原是故意試強盜們心的，今見他毫無懼色，便也將刀收住，沉吟不語。文龍道：「沈哥哥，把他們殺便殺了，何必躊躇呢？」正在說時，只見方才所擒的三個強人忽然跪地大哭道：「我三個既被好漢所擒，理應就死，怎好連累弟兄們的生命？如今也不必說了，請爺們把我三個砍了吧！」楚材正欲開言，究竟文龍心軟，覺得有些不忍起來。連忙喊道：「沈哥哥饒了他們吧！不要殺他了。」楚材道：「強徒豈可輕放？且待我仔細看來，再作道理。」說畢便將嘍囉手中的火把取過一根，細細照看。只見個個猙獰，人人勇猛，兩個盜首生得更是魁梧。你道怎生模樣？且聽在下道來：

一個鐵面劍眉，大鼻孤懸如玉柱；一個虎頭燕頤，雙眸四角有精光。一個口似血盆，雖有鬚鬢遮不盡；一個耳如垂瓢，直從腮頰掛將來。一個索綁繩穿，猶自威風凜凜；一個愁眉淚眼，依然氣概昂昂。俯伏跪塵埃，此日乞憐如伏虎；飛騰得去兩，他年端不讓飛熊。

楚材乃對文龍道：「草澤之內，莫謂無人。」遂親解其縛，叱令退去。眾人復一齊跪下連連叩頭，請問二位名姓。楚材道：「萍水相逢，霎時便東西各散，恩怨相報總屬枉然。只要你們改邪歸正，日後自有會面之期。倘仍怙惡不悛，非特永無相見之日，且恐你們死無葬身之地。得能聽我良言，便是你們一生受用，何必定要知我們名姓？」那兩個盜首道：「恩爺們不望圖報，固是大丈夫之用心。然小人們亦非全無心肝之輩，就是供一個長生祿位，敬一支清香，也是小人們一點微意。」楚材正要接言，文龍便說道：「大丈夫怒則刀兵，喜則杯酒。偶然感動釋放你們，亦是人情之常，既是你們好意，定欲知我兩人名姓，也罷，就把我兩人的姓說與你知。他姓沈，我姓張，他日相逢，算有個稱呼了。」說畢，各跨上馬，便假作催馬前進的式樣，要試探眾盜的心意。

那知眾盜早已跪下道：「此去宿頭，尚有二十餘里，一路上山逕崎嶇，樹木叢雜，雖有馬匹，卻甚難行。況小人們見二位恩爺都是英雄蓋世，兩尊管又臂力出眾，定是不凡之人，實欲稍為親近。可否移駕敝莊，款留一宿？一則略盡地主之誼，二則可以暢聆訓誨，明日即當送行。倘有些微異心，皇天不佑。」楚材道：「既是這般說時，我們若然不去，倒要算我們沒有膽子的了。且大丈夫推心置腹，雖蠻貊之邦，亦可週遊，何況你這小小巢穴？昔齊賢從盜，乞食張網，坦臥賊營，豈古今人之不相及哉！你們在前引路便了。」眾盜歡喜之極，連忙立起，各執火把在手，簇擁而行。

約有一二里路的光景，忽見有二、三十名嘍囉，各執著火把蜂擁而來。盜首即喝令前行。又走了四五里之遙，竟是山高路窄，幾有無路可通的模樣，不覺暗暗吃驚。再細細看時，卻原來另有小徑可通，若在日間遊玩，正合著古人所詠的兩句詩道：

山重水復疑無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

轉了兩三個灣子，不覺的顯出一所莊子來。四面一灣澗水環著，真是藏風聚氣，妙不可言。走到澗邊，卻是一條大木紮成的橋，上面有幾把盤車。若遇有緊要的事，便可將橋扯起，沿溪派人把守，任憑千軍萬馬，也殺不過去，果然險要可守。文龍對楚材笑道：「若是別人，今夜斷不敢進去。我們兩個卻不妨。就是虎穴龍潭也要走。」盜首道：「相公們何必疑心！小的蒙二位光降，已是萬千之幸，怎敢有什麼歹意？請相公放心可也。」楚材道：「就有歹意也不妨礙。」說畢，便走上木橋。

剛走至橋下，忽見一群獵犬，約有四五十隻，都是高頸細足，卷毛火眼，向著他們主僕四人直撲過來。張武、沈方急得倒退幾步，大喝道：「不好了，相公快些用法制伏他們，不要被牠咬著，不是玩的！」文龍正要略略施展些法術出來，使眾盜驚懼，不敢妄生歹意。湊巧有這一群厲害獵狗撲來，正中機會，不覺暗暗歡喜，便笑道：「這種東西怕他做甚？」說畢，便向巽地上吸氣一口，唸唸有詞，又把左手一招，掐著劍訣向眾犬一指，喝聲道：「疾！」霎時間，忽見東南角上捲起一陣狂風，把地下的大小石子吸起無數，向那獵犬打去。可煞作怪，那石子彷彿象有眼目的一般，專往群狗亂打，卻並無一石打在人的身上，只打得那些獵狗都是「汪汪汪」地極聲嚎叫，倒拖著尾巴往莊門裡面逃去。文龍一看哈哈大笑，即把劍訣煞住，那些石子便都落在地下。

眾盜嚇得把舌頭都托將出來，縮不進去，不覺一齊跪下道：「相公真天人也！我等何幸？得遇相公！」楚材笑道：「你們快些起來，這小法何足為奇？不過弄著玩罷了。」眾盜吃驚道：「原來相公還有大法，怎不教人拜伏？」說話之間，眾盜均起立相請同人莊內。文龍命盜首在前引路，灣灣曲曲房屋倒也不小。走至廳堂上面坐定，群盜跪下叩謝釋放之恩，楚材、文龍慌忙扶起，問其姓名始知：

第一個姓青名奇，綽號飛天龍；

第二個姓黃名正，綽號穿山甲；

第三個姓赤名禁，綽號出洞虎；

第四個姓黑名利，綽號卷地蛇；

第五個姓白名飛，綽號鎮海蛟。

這五個人卻都是異姓兄弟，情同骨肉，只願同死不願同生，都是對天立過誓的。還有新收的三個弟兄：

第一個姓羅名仁，綽號混世魔王；

第二個姓朱名義，綽號巡山太保；

第三個姓尤名忠，綽號探海夜叉。

計共八人，後三個雖是新收的弟兄，卻也拜過把子，飲過血酒，悉皆義重如山，卻各具一材一藝，都有萬夫不當之勇。今日若非沈張兩位，莫想降伏他們。當下談了一回，甚是投機。不一時，擺出酒來。楚材叫青奇等眾兄弟同坐，眾人抵死不肯，卻被文龍一手一個拉住道：「四海之內皆兄弟也。你們何必過執，快些坐下吧，不要這般客氣了。」青奇等八人只得一同坐下。

席面上先擺的是兔脯、獐肉、駝峰、熊掌等類一切野味，後擺的蒸豬、蒸羊、燒雞、燒鴨，大家狼吞虎咽的飽餐一頓。席間又談論些拳棒武藝十八般傢伙，說得格外投契，都恨相見之晚。席散後，楚材又問道：「你們方才說的，除了和尚、道士、驛官之外，從沒肯妄殺一人，卻是什麼緣故？莫非你們與這些人都有仇恨麼？倒要請教。」青奇道：「這卻有個緣故，小人雖是籍隸本省，卻因住的所在是個山僻小縣，風氣極其不好，專講那些將男作女的事。小人住在那裡實在看不上眼。後來不知那裡來了一個和尚，一個道士，和尚叫作極生，道士叫作化生，這道士的相貌卻標緻，同那個極生猶如夫妻一般。我們鄉鎮上的人都同他交好，常常將銀兩、米谷佈施他們。不上一年，他兩個手中就弄了一二萬金，竟然賣塊空地，蓋造一個廟宇起來。廟中居然塑兩個泥像，說是春秋時的衛靈公駕下的寵臣彌子瑕也。說這個彌子瑕是男子中最美的人，也有本事弄得個衛靈公日則同坐，夜則同眠，一刻都少不得。他又把吃剩的桃子與衛靈公吃，衛靈公喜歡的了不得，每每逢人誇說彌子愛我，故此男風中要算他頭兒腦兒頂兒光兒是一個上上等的屁眼大王。這兩個和尚道士自蓋了這座廟宇起，見那進香求願，一天何止千百餘人，都說這個彌子瑕靈感異常有求必應。小人一知此信，因想這僧道來了，風氣更壞，又是這樣的哄動鄉愚，愈見彰明較著不成個世界了。因此更覺憤氣填胸，要想把這個廟宇拆毀，再把那僧道兩個送他們一同到閻羅殿上去，免得在那裡貽害無窮。想便想了，只是沒有下手之時，又恐犯了眾怒。後來又聽得說，僧道已商議著要擇日來一個盛會，村鎮上的人又紛紛地助銀錢下去，高興非凡。小人曉得這事，又氣得要死。因此找著了這個黃兄弟，同他商量要除滅這兩個人僧道，挽回風氣。我兩個人便暗暗定計，待等賽會這一日，那會出廟遊行的時候，廟中必然清靜，又打聽得那僧道兩個自高身價，只在廟裡享福，並不出來跟會，因此正中小人們計較。到了出會的那日，小人恐怕人家疑心，也是隨著眾人暗暗地同黃兄弟帶了傢伙，假作前去看會的模樣，以便行事。不道那會果然熱鬧非常。」要知怎樣熱鬧，且聽下回分解。